

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

汉英对照

The Youngest Science

— Notes of a Medicine-Watcher

by Lewis Thomas

最年轻的科学

——一个医学观察者的手记

The Youngest Science

— Notes of a Medicine-Watcher

by Lewis Thomas

最年轻的科学

——一个医学观察者的手记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最年轻的科学 —— 一个医学观察者的手记 汉英对照/
(美) 托马斯(Thomas, L.) 著 ; 李绍明译. — 长沙 : 湖南
科学技术出版社, 2011. 1

(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

ISBN 978-7-5357-6552-9

I. ①最… II. ①托… ②李… III. ①医学—文集—
汉、英 IV. ①R-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58170 号

The Youngest Science—Notes of a Medicine Watcher

©1983 by Lewis Thoma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Estate of Lewis Thomas c/o Darhansoff,
Verrill, Feldman Literary Agents through Shanghai Copyright Agency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1 by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通过上海版权代理公司获得本书中文简体汉英对
照版中国大陆地区出版发行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18-2010-091

刘易斯·托马斯作品集

最年轻的科学 —— 一个医学观察者的手记 汉英对照

著 者: [美]刘易斯·托马斯

译 者: 李绍明

责任编辑: 孙桂均 吴 炜

出版发行: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社 址: 长沙市湘雅路 276 号

<http://www.hnstp.com>

邮购联系: 本社直销科 0731-84375808

印 刷: 长沙超峰印刷有限公司

(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原厂联系)

厂 址: 长沙市新开铺路 438 号

邮 编: 410007

出版日期: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15.5

字 数: 360000

书 号: ISBN 978-7-5357-6552-9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译者新序

岁月蹉跎，一事无成；教书半生，功过难论。暂端饭碗，偶尔译书，聊忘世情，效等儿戏。沙地拾贝，持归雕琢，或助易米，兼以娱心。此三书者，《细胞》、《水母》，幸蒙出版，于今十余年矣。原作之美，未尽毁于拙笔。读友不弃，致获重镌。托马斯氏，当世文章大家。仆亦何人，敢尚友之。惟有尽心竭力，勉求信达，诗心文采，闻之齿寒。游戏之意减半，罪我之虞倍生。前两译佶屈累赘，乖谬实多，今日展卷，愧赧无地。有幸重订，痛改昨非。《年轻科学》，则有周前辈惠民先生旧译。珠玉在前，出新岂易。然不敢参考，恐落窠臼。非甘冒错讹之险，冀略存自家面目。读友幸察之。高密李绍明谨志。二〇一〇年二月廿三日，于济南。

译者序

这回奉献给读者诸君的，是刘易斯·托马斯的第三本书，由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原刊于1983年。1995、1996年之际，我于翻译他的成名作《细胞生命的礼赞》及其续集《水母与蜗牛》之后，接着试译了它，但一时没获出版。今天，由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努力和魄力，我的拙译终有了面世的机会。篋底翻出，如对故人，这是值得我自己感激和欣幸的。

这本书原有旧译，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周惠民前辈主译，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认识托马斯，周老先生是先觉者。他早在80年代就译介过托马斯的一些随笔文，陆续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他编著的医学英语读本，也选了一些托马斯的篇目。同是病理学家，他和托马斯是有私交的。老先生的开山之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记。

周老先生和我说，托马斯的书，最有价值的，是这本《最年轻的科学》。它是学医科的学生必读的经典，应该人手一册。老先生的卓见，自是权威性的。《年轻》一书，是托马斯对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史所做的最切近、最全面的观察。他看他父亲行医，

自己学医，做实习医生，随军，做住院医师，研究，领导科研和教学，参与城市卫生管理与规划，服务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观察大学、研究所和医院，体察护士的工作和生涯，甚至还受过伤、生过病。对于今天准备做医生的人，托马斯是无法取代，不可错过的。没有他，你的专业教育将是不完整的、缺乏高度的。

然而，我也另有自己的外行人的看法。托马斯是不可方物，无以名之的。这样一个人，你不可以轻松、规整地给他一个或几个名字了事。那正是我十几年前所做的。在他前两本书的译序或译后记里，我曾称他为“医生、病理学家、教育家、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家”。现在我可不满意这样做了。一个人，如果兼作上述这些行当，他就会获得某种超越，他就是任何这些行当所不能局限和定义的。换句话说，如果他是这些，他就同时又不是这些。那就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他的话，是对于人类有着普遍意义的，即使在他谈论着高度专门的题目时，也是这样。《最年轻的科学》无疑属于医科学生，但它不仅仅属于医科学生。它是属于所有年轻的头脑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读者朋友从《细胞》和《水母》开始，走近托马斯。我当然不是什么权威。打个比方，我可能不是高明的厨师，却愿意做一个老练的跑堂，懂得在什么季节，上菜的次序。把作文的托马斯比做艺术家，那么，《细胞》、《水母》是他的艺，《年轻》则是他的人，他的人生。你为他的艺所吸引，自然便想看他的人；关于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一切，你就全然感觉着不同的意味了。

作为文字，《细胞》和《水母》是诗性的，有着诗一般的浑然、多层、曲折和感性。那是两大片迷魅的山林，值得你不顾一切一头钻进去。而《年轻》则是散文的，小桥流水，草坪人家，

虽然也不乏魅力，但性质是很不同的。对于这不同的感觉，我心目中的次序是这样：譬如名伶，你必须先迷恋于她的歌喉，在台下为之击节叫好，然后才可以约见于后台，素面吃茶；譬如美人，你必须先倾倒于她的美艳，扑到她怀抱，然后才可以听她款款絮絮把心事细说。

然后，经由了我的拙笔，你若能进而再读托马斯的原著，升堂入室，和他零距离，那时候，我就甘愿妒忌而无奈地站到一旁。没我的事了。

你的新人托马斯原有一份不薄的陪赠，那是书后长达二十二页的附录。主要是一个长长的参考书单，多半是作者自己的科研论文。作者于此还有个私愿，就是把一些难以割舍却不便塞进文内的诗作，录此存念。考虑到本书的规格和造价，我和编辑商量再三，决定昧下了。就算是我和老托保留一点初识的秘密吧，还请读者诸君予以宽谅。

李绍明，

2010年3月3日，在威海寓中。

时春雪未消。

目 录

- 1 爱美谛街/1
- 2 出诊/10
- 3 1911 年的医学/16
- 4 1933 年的医学/22
- 5 1937：实习医生/30
- 6 蚂蟥，医生及其他/41
- 7 护士/49
- 8 神经病学/55
- 9 关岛和冲绳/74
- 10 行踪/85
- 11 NYU 病理/89
- 12 NYU 贝尔维尤内科/98
- 13 健康理事会/108
- 14 内毒素/119
- 15 剑桥/127
- 16 怎样管理一所大学/132
- 17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支原体/142
- 18 MSKCC：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
医院/155

- 19 嗅觉与跟踪鼠/166
 - 20 生病/175
 - 21 羊骚症，羊搔痒症/186
 - 22 随笔与大地女神/191
- 译注/199

CONTENTS

- 1 AMITY STREET/204
- 2 HOUSE CALLS/215
- 3 1911 MEDICINE/223
- 4 1933 MEDICINE/231
- 5 1937 INTERNSHIP/242
- 6 LEECH LEECH, ET CETERA/257
- 7 NURSES/267
- 8 NEUROLOGY/274
- 9 GUAM AND OKINAWA/298
- 10 ITINERARY/313
- 11 NYU PATHOLOGY/318
- 12 NYU BELLEVUE MEDICINE/330
- 13 THE BOARD OF HEALTH/344
- 14 ENDOTOXIN/358
- 15 CAMBRIDGE/369
- 16 THE GOVERNANCE OF A
UNIVERSITY/376
- 17 RHEUMATOID ARTHRITIS AND

MYCOPLASMAS/388

**18 MSKCC: THE MEMORIAL
SLOAN-KETTERING CANCER
CENTER/404**

**19 OLFACTION AND THE TRACKING
MOUSE/417**

20 ILLNESS/429

21 SCABIES, SCRAPIE/443

22 ESSAYS AND GAIA/449

APPENDIX/459

1 爱美谛街

我的记性向来很差，从我能记事的时候就这样。并不是说我把事情整个儿忘掉了，而是忘了把它们储存在什么地方。我需要提醒物。当提醒物改变了时——大多数提醒物从我小时候就改变了——我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了。

我出生和长成于斯的那个小镇不见了。唯一留下来标志我家住过的那旧木板屋的，是长岛铁路，它还一如既往地沿一道深沟穿过小镇。沿着深沟，在一座水泥墙后面，就是我家房子的后院。其余的景物荡然无存了。在本是后院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巨大的公寓楼。整个街区，连同围绕我们邻近的木屋和后园子的其他街区，都盖上了公寓楼。这些楼房固定地连成一片，就好像它们是一个多核体结构，而从前的树木，大多是枫树和榆树，则无影无踪了。我们家大多数礼拜日早上前去的那个教堂仍在，看上去有些苍老颓败，门脸上的匾额，表明它已非复旧日的荷兰改良教会，而是朝鲜清教的会所了。这条街两边的公寓楼紧靠路边石而建，把街道夹在中间像条隧道一样。我驱车走过街区，没看到一点东西使我得以唤起生活中的任何一幕。

由于没有路标，我拿不准我脑海里尚存的片片段段的记忆究竟有没有任何可靠性。这些记忆可能是我杜撰出来的，或者，它们竟不过是一些残梦的萦回呢。我确曾时时梦回福乐盛，梦见自己骑在自行车上，穿行于爱美谛街和麦迪逊街之间的保罗姆大道（这些街名都不见了，而由一些号码代替了它们），梦见那马拉的城市垃圾车，由长着红头发，凶巴巴瞪着两眼名叫疯威利的小伙子驱赶着，隆隆地疾驰而过，威利高高的坐在驾驶座上，自言自语着。这段记忆我相当清楚。是有那么一辆垃圾车，赶车的是叫疯威利，可是，为什么我至今还把这样一个形象记录在额叶里，以待日后许多个夜晚重新播放，而其他的東西都付阙如呢？想着想着，我又记起来，那个礼拜日后半夜，姓割草机*的那一家来访。那是我家的朋友，从老远老远，大概从俄亥俄来的吧。后来知道，那家朋友姓劳利莫尔。想必也是在那时，我发现了女仆告诉我的沙漏下面的铜器（copper），大片大片浸水的，易碎的铜器，足以确保我家的家产——那时候我就知道需要确保家产了。后来，几年之后，我丢了那份家产，因为我知道了，女仆说的可能是地毯（carpet）。院子尽头，靠近水泥围墙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樱桃树。后来，大树出毛病了，大概死了罢我想。它被伐倒了，就地截成数段。而存在我脑海里，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宛在的是，那树木发出异香，就是整个大地的香气，香溢满院，直到用大车拉走时，一连数日在我家所有房间里缭绕不散。

我最早清楚记得的母亲是她高高的身影，独自站在房后草坪的中央，眼瞅着草地，慢慢地转动着身子，扫视地面。从我童年最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景象悄悄地标志着母亲的烦恼，也是一家的烦恼。有时，她只在那儿呆一小会儿，有时则要呆上五分钟之久。然后，她会以最快的速度俯下身去，采起她正在寻找的

一茎四叶车轴草*，回到屋里。假如当时我在后门厅那儿看她回来，她会对我笑笑说，永远是那句话：“愿主供养我们。”

就我所知，这是她唯一的迷信，不管怎样，是她如仪躬行的唯一迷信。而且也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就是让父亲的病人付他们的账单。

很少病人即时付账，而许多病人根本就不付账。有的病人送来小额的现金，隔几个月致送一次。有那么寥寥几个病人很令人赞叹，可能是有钱人家，非但即时付账，而且一次付清。每遇上这种时候，父亲下了班总是兴高采烈地跑上楼来。

为钱犯愁的事没完没了，尽管大家谁也不很谈论这个话题。一家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月为收入操心的是父亲。我们知道，他绝对坚执地在每月的第一天就付清所有账单，从不含糊。他认为，欠债是最最糟糕的事。他在收到账单后，一旦有能力就马上支付所有的人——菜店老板，肉店老板，送煤的，税金，还有器械商和供应他诊所的药铺，视他在银行的存款数目而定。但那年头可不作兴很快支付医生。

那是人人都认为是这个国家好光景的年月，也就是大萧条*以前的十年。小镇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行医却被认为是不保险的赚钱养家的行当。没有人会料想医生能富裕起来。医生们自己心里最明白。在我生长的那个镇子，有两三家医生似乎很有钱，但那钱是世传的家产，而不是行医所得。父亲的其他同行们则是月月靠病人支付的薄酬凑合度日，很多工作都是白干。他们并不是愿意这样做，或者有什么行善的自觉，而是因为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

父亲自己记账，记在一本台历上，用娟秀的斯宾塞书体*记录着每天接诊的病人的名字，名字后面跟着他开的价目，再后面记

实收的数额。管事儿的就是这最后一栏。母亲仔细地注意着这些数目，而她回到草坪上去寻找她的四叶车轴草也正是在每个月月底的几天。

我永远不会知道她是怎样寻找的。等我长大些了，到了七八岁时，我喜欢跟着她一块儿寻找那种家庭的幸运草，尽量相帮吧，但从来没找到一棵，尽管我的眼睛离地面近得多。我经常紧靠母亲站着，尽量和母亲看同一块草皮，睁大眼睛使劲盯着，但甚至到她弯腰要去采起一根时，我还看不出来，直到那根草到了她指头上。

此后很久，我是哈佛医学院的四年级生了，我更客观地了解关于医学经济学的更多事实。1937 届的年鉴是阿尔伯特·库恩斯编辑的。他是我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他邀请我忝于编委之列，因为我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医疗与死亡的诗，题目叫《艾伦街》。库恩斯为年鉴准备了一个问题单，在 1936 年年底寄出去，寄给 1927，1917 和 1907 三届哈佛毕业生。问题主要涉及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各方面的训练经验，这是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哈佛生最重视的，但也有一两行问，措辞优雅得体，并且保证匿名，问受问者 1937 年的估计收入。问卷后面留了大块空白，征询总的评述，对 1937 届有何指教。

想不到竟有 60% 的问卷被填写了，寄了回来。这些回答对库恩斯和我，对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饶有兴味的读物。大多数回答对毕业后的训练不感兴趣，而集中于钱的问题。十年毕业生的平均收入约 3500 美元，二十年毕业生约 7500 美元。有一个人，一个神经病学家，报告了五万美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反常的例子。其他所有的人，就 1937 年的生活水准，他们的收入尽管还算体面，但也相当菲薄。*

问卷底部的空白处写了关于此事的评语。所给的劝告大同小异：大家普遍说，医生是个最好的职业，但不是一条好的生财之道。假如可能，你最好娶一个阔气的太太。

作一个医生，工作艰辛呵。所有的男子们（那些哈佛班上只有男子）对工作都写了一两行：长长的工作时间，上班中间不休息，假期短，他们对1937届的忠告是，作好准备，应付艰辛的工作。别指望发财。

看父亲工作是我童年最坚持经常的日课。他的诊所设在家里。福乐盛所有的医生都是如此。屋子是宽敞的维多利亚结构。底楼辟一间候诊室，一间工作室。那个时代，在其他人家，那地方本是用作门厅和客厅的。我家的起居室在二楼，但餐厅却在底楼，离病人的候诊室只有一门之隔。因此，我家吃饭比大多数人家要更安静，更快。

在最好的年景，直到大萧条开始的时候，我家用着一个长住的女佣人。她的房间在三楼。还用着一个洗衣工，住地下室。后来，大萧条最初几年，改用一个女短工。最后，什么人也不用了。作饭的总是母亲，有女佣的时候也是如此。后来，连打扫和屋里其他的活儿也都是她作了。剩下的时间，她就在后院的周边部位经营起菜园子来。记得我家曾经有过一个园丁，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是一个叫吉米的意大利人，从山溪街上来干活儿。吉米天天和母亲谈论着园子的进展。他情绪激昂，挥舞手臂，滔滔不绝地讲着意大利语；而母亲则安详斯文地讲着措辞坚决的英语。他们处的很好。后来，在大萧条的年月里，她耕作着那整片地方，而孩子们则刈割草坪。

有两条街面目陌生，孩子们都不敢去。一条是山溪街，就在长岛火车站下方。那条街住着意大利人，有几十户人家，都很穷，

都是在家说意大利语，到别处则讲磕磕绊绊的英语。另一条是林肯街，住着黑人。林肯街不是贫民窟。它正居福乐盛镇的中央，全镇最好的地方，可林肯街整整两个街区全部住着黑人。我常常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所有黑人全都住在这两个街区，但从未得到解答。事情一直是那个样子的。

悼念日*和七·四*是镇上的大事。两个日子都有游行。第一次从北大街到镇政厅再到内战*纪念碑。到了那里，有个童子军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有一年是我担当此任）。第二次从第一大道到桑福德大道。人们拥在街道两旁，等待敞车的到来。敞车上拉着内战老兵，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满脸烦恼和困惑，身穿联军的制服，然后是一战老兵（那时叫大战，因为还没有人想到要给它一个编号）。他们年轻，鲜光，穿着咔叽制服，打着绑腿。铜管乐队，旗旌，共济会和哥伦布骑士团*，村警，消防队员，穿着童子军和女童子军服装的潮水般的孩子，女先锋队，童子海军，还有小孩子们，穿着日常的服装，高高兴兴，满面红光。

镇上最重要的两个人，老幼皆知，德高望重。一个是盖小姐，在二十小教一年级。一个是比尔斯先生，他是校长。盖小姐是大名人，教了好几代福乐盛人。比尔斯先生的社会地位则全靠他的地位高。他是外来人，来镇不过十年。

福乐盛的孩子整个儿一帮少年犯。一到晚上，我们满镇乱窜，按人家门铃，然后绕过房子的一边去躲起来，拿着彩色粉笔在路边爬，为万圣节前夜*作演习，这时，我们立时变成一帮凡达尔人*，砸人家窗户，往人家前院扔垃圾箱，拧路标，让它们指错误的方向。我们撬窃伍尔沃斯家的店铺，到珍妮斯电影院去撬开上在座位后面的自动售糖果机，买皮尔蒙德牌香烟到第一大街去坐在街边石上抽，就这伙儿十岁的孩子。真是一帮坏蛋。